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續小五義
第一〇七回 眾好漢過潼關逢好漢 大英雄至飯鋪遇英雄

且說七家弟兄將一出來，閻正芳就要過去，閻勇、閻猛那肯叫老人家過去，不料二人過去，就死在三節棍下。老英雄一見兩個姪子已死，如同刀紮肺腑，要過去與兩個姪子報仇，閻齊哪肯教天倫過去，說：「老人家不可，待孩兒過去給我兩個哥哥報仇。」徐慶在旁說：「你不行，待我過去。」山西雁也沒言語，飛也相似，就奔了戰場。看看臨近，那邊有人叫：「小心哪，這個可就是白眉毛。」晝鼓齊敲一陣，以振軍威，七家弟兄招呼來人通名，棍下受死。徐良說：「兩個叛賊要問，老爺乃是御前帶刀四品護衛，姓徐名良，字世長，外號人稱山西雁，又叫多臂人熊，知我的利害，快些過來受捆。你們兩人，叫什麼名字？結果了你們時節，我也好上我的功勞簿。」二人通了名姓。徐良說：「你們二人，是一對一個呀，還是一擁齊上？」七雲鵬說：「你一個人，我們也是一擁齊上；你一千個人，我們也是一擁齊上。」徐良說：「這倒對勁。我最喜歡一個人宰兩個人。」山西雁淨為的是逗著他們說話，他好就中取事。隨說著身臨切近，說：「這可要得罪你們了。」這二人哪裡知道他的利害，忽然一低頭，錦背低頭花裝弩，對著七雲鵬打去。七雲鵬也算躲閃的快當，剛一扭臉，撲哧一聲，正打在腮頰之上，若不是有牙擋著，就從左邊腮頰穿出去了。賊人一低頭，哎喲一聲，疼痛難忍，把弩箭拔出來，鮮血直流，咬牙切齒，把徐良恨入骨髓。二人一齊擺虎尾三節棍，往上撲奔，一個是撒花蓋頂，一個是枯樹盤根，叫來人首尾不能相顧。可巧遇見徐良大環刀，往上一迎，「嗆」的一聲，把虎尾三節棍削成兩節。腿下面棍到，徐爺往上一躡，掃堂棍掃空，又一翻手，連肩帶背打下來了。徐良用刀往上一迎，「嗆」的一聲，把三節棍削成節半棍。二人往下一敗，全打腰間把□二節鞭解將下來，復又回來，把□二節鞭一抖，仍是一上一下，舉起就打徐良。山西雁將要用大環刀，找他們的□三節鞭，就聽身後一聲喊叫，類若霹靂一般，口頭一看，是金鏑無敵大將軍于奢，手中一條鳳翅流金鏑，後面是霹靂鬼韓天錦，一條混鐵棍，二人一齊喊叫：「閃開了！」山西雁只得讓他們。再看後面蔣四爺、展南俠、白芸生、艾虎、盧珍、劉士杰、馮淵、雙刀將馬龍、張豹、金槍將于義、大漢史雲、龍滔、史丹、胡小紀、喬彬等，俱在那邊與徐三爺相見。徐慶又與他們大眾，給閻正芳等見禮。原來蔣四爺他們由開封府起身，南俠帶著開封府的文書，一路之上曉行夜住，饑餐渴飲。那日正走，忽見後面有二人騎著兩匹馬，飛也相似趕下來，卻是一老一少。遠遠的那個上年歲的人說：「前邊那幾位人，有蔣四老爺沒有？」蔣四爺回頭一看，他並不認得那老者，蔣爺說：「什麼人找蔣四老爺？」那老者滾鞍下馬說：「四老爺一向可好？老奴與老爺磕頭。」蔣爺說：「是什麼人我怎麼不認識你？」那人說：「你老人家見著我家少主人，就認識了。少主人，把馬快些催催罷，咱們趕上老人家了。」那馬到來，蔣四爺一看，不是別人，正是自己的徒兒到了，這就是在魯家村收的那個魯士杰。少爺下馬，過來與蔣爺行禮。蔣爺說：「你從何處而來？」魯士杰眼淚汪汪，說：「我，我爺乾了。」蔣爺說：「死了？」小爺說：「對了，就叫死了。」蔣爺說：「什麼話！哪有說乾叫死了的呢？倒是得何病症而死？」小爺說：「連腦袋都死了。」蔣爺不問他了，問家人說：「魯成你說罷，這孩子說話，我實在聽不明白。」魯成說：「我家主人皆因受傷之後，當時不甚理會，過了一個月後，仍然是嘔血，吐了半載有餘，就故去了。家中發喪，諸事已畢。我家少爺常在家中惹禍，無奈之何，有我家員外的親族都知道我們少爺與你老人家磕過頭，教老奴隨著前來，只要找到你老人家，就好辦了。到了開封府一打聽，說你老人家奔潼關來了，我們主僕自京都直奔潼關大路，可巧走在這裡，我瞧著像，我才冒叫一聲，原來正是你老人家。」蔣爺說：「好，我正要寫信找你家少主人上開封府，趁著他這年歲，也該學練本事了。不料我的事忙，開封府相爺把印丟失了，我們又得上陝西。你們來得正好，就跟著我們上陝西去罷。」蔣爺把魯士杰帶過來，與大眾見禮，說：「這是我的徒弟，名叫魯士杰，外號人稱小元霸。」所有大眾，全給磕上一回頭。就是史雲倒與他磕頭，皆因楞史他是艾虎的徒弟。大眾一看，蔣爺這個徒弟，面黃肌瘦，僅有骨頭沒有肉，正是一個童子癆的形象，焦黃的面皮，豎眉圓眼，小鼻子，溜尖的嘴，上嘴唇長，下嘴唇短，兩腮無肉，直是一個雷公樣子。大家看著，無不暗笑，難得蔣四爺這個徒弟，怎麼挑選來著，師徒品貌，會不差往來。師傅瘦，徒弟比師傅還瘦，別看這個形象，哪知他力大無雙，人送他的外號叫小元霸。帶著他一走，雖有馬匹，也就不能騎了，到了晚間，住店最能吃飯。展爺問他會什麼本事，他說：「一概不會。」到了次日，至潼關，蔣爺同著展南俠，把開封府文書拿出來，二人拜會潼關總鎮。總鎮大人姓蓋叫蓋一臣，外號人稱紅袍將。到帥府遞了蔣展二位大人的半全帖，不多時，聽裡面咚咚三聲大炮，大開儀門，迎接二位護衛，見面彼此對施一禮。蔣爺見這位大人，紅袍玉帶，金襖頭，白面長髯。此人打吃糧當軍起首，升的總鎮爵位，全憑跨下馬，掌中槍，一層層掙來的前程。要講出兵打仗，對敵衝鋒，排兵佈陣，逗引埋伏，熟讀孫武□三篇，廣覽武侯的兵書，若論攻殺戰守無一不強。總鎮潼關咽喉要路，非這樣的總鎮，焉能把守得住？蔣四爺一到，總鎮親自出來迎接，把二位讓到書房，敘了些寒溫。展爺把開封府的文書拿出：叫蓋一臣看了。蓋總鎮說：「原來京都竟有這等樣的故事。」立刻吩咐，把眾護衛校尉，請進來待茶。眾人至裡面，一一相見。蔣爺打聽徐良，總鎮說：「已然過去二三日了。」又問：「王爺是怎麼過去的？是明過去的，還是巧扮私行混過去的哪？」紅袍將一聲長歎說：「王爺是明混過去的，到了這裡，我還迎接王駕哪。我問王爺意欲何往，他說：『奉旨督寧夏國貢獻。』我說：『萬歲爺怎麼沒明降諭旨？』他說：『你瞧孤過關不實，你專折本入都，我在這裡等著，旨意到，我再過關。』二位請想，他是萬歲爺的親叔父，誰敢抗拒他老人家！我只可連說：『不敢，不敢！』他說：『你淨在孤身上留神，有那樣心思，多在私行的身上盤查盤查才是。我也看出來了，你是個大大的忠臣，等我到寧夏國回來面聖之時，我必要提敘提敘你這個好處。』我打量著我這官也不能久待了，不料他敢情是反了。」蔣爺說：「大人早晚總要留神才好。」總鎮大人待承了一頓酒飯，次日方才起身，第二天到三元縣打尖。蔣爺他們吃酒，總要多耽誤些時刻，他們不吃酒的，先吃完了飯，都要出去消消散散。

于奢與韓天錦兩個人，剛出飯鋪，就瞧見魯士杰在飯鋪外頭，瞧那天棚柱子上拴著一匹紅馬，鞍轡鮮明，鮮紅的顏色，鬃尾極其好看。魯士杰問：「這是誰的馬？」霹靂鬼說：「瘦小子，你愛人家的馬呀？」魯士杰一抬頭說：「大小子，你管我哪！」于奢在旁說：「你們兩個人，須別叫他大小子，我也不矮呀！叫他個黑小子還可以。」士杰說：「你也是大小子。」于奢說：「我不瞧你小，我把你劈了。」士杰說：「我還要劈你哪。」于奢說：「你有多大膂力？」過來一揪，被小爺把他腕子拿住，往懷中一帶，于奢往前一栽，幾乎沒栽倒在地。于奢往懷裡一抽，小爺又這麼一送，一撒手，撲哧一聲，仰面朝天，栽倒在地，于奢自己羞得面紅過耳，說：「瘦小子真可以，咱們兩個人再試試。」小爺說：「慢說是你一個人，就是你們兩個小子也不行。」韓天錦說：「咱們試試。」果然兩個人一齊過來，被小爺把他們兩個腕子拿住。這二人見魯士杰手指頭細長漆黑，類若兩隻爪子，小爺一用力，就如五個鋼鉤把二人腕子鉤住一般。論說二位站殿將軍，膂力不小，禁不住小爺這一揪，往懷中一帶。于奢、韓天錦也往懷中一帶，魯士杰連一絲兒也不動，二人就知道勢頭不好，說：「你撒開罷。」小爺絕不肯撒開他們，容他們往懷裡勁力帶足，借著他們自己的力氣，仍是往兩下裡一送，一撒手，這二人撲咚撲咚，全都栽倒在地。瞧看熱鬧的人不在少，內中單有一個人哈哈大笑，說：「好大膂力。」于奢、韓天錦栽倒，本就羞的難受，又對著這些個人無知，叫了一陣好兒，這兩個站殿將軍，如何攔得住，正要找一個出氣之人，爬起來對著贊好之人就罵。那個大笑之人也是一個不容罵的人，說：「你們兩個人，被人家栽倒，因為何故罵我？」于奢說：「我們是自己弟兄，鬧著玩的，與你何干！為何你在旁邊狂笑？你要不服，來來來，咱們較量較量。」那人說：「你惹不起人家，要欺壓於我，誰人受你欺負？」于奢說：「我就會欺負你，你不服，你來試試，小子，怕你不敢！」那人一聽，微微一笑，說：「量你有多大本領！」那人生得是細條身材，白臉面，一身藍緞衣衿。于奢過去，就是一拳，那人用二指尖，往肋下一點，于奢撲咚摔倒在地。要問此人誰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